

許地山著

國粹與國學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許地山著

國粹與國學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
中華

五年八月重慶初版
六年六月上海初版

（6972 滬報紙）

國粹與國學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許地山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處

周序

此刻的胸頭覺得輕鬆些，帶在身邊的坤山遺稿，已大部整理完竣。在遺稿「二十夜間」，「危巢墜簡」，「雞感集」的寫序時候，心中雖有萬般傷痛，但總不及今天來「爲國粹與國學」論文集寫序的苦。爲何？在我編理這本論文集時，其目次是依屬分類，及完稿時間之先後爲原則。本集裏以「國粹與國學」爲其最後一篇完成的遺著。當時在香港「大公報」上七月十五日開始連載。發表後，引起社會上一般的是非論。集中還有一篇「中國文字底將來」尙未結束，著者即於八月四日長辭世間。曾承港地新文字學會爲紀念他而收編在「許地山語文論文集」內，在此一并致謝。

爲沉痛的紀念地山，不計書之內容如何，整理是否得當，乃以本名而冠書名。尙祈讀者諸君鑒諒。

回憶當地山在世時，與流亡在港地諸文化人，大家是多麼熱忱的從事於抗日的工作，大衆文化的工作；每日除了居家必定的時間與家人閒敘外，很少白費光陰。如今，敵人自認敗北了，香港將復它的舊觀，我們的社會文化新工作正多着，待人去耕耘，可是，地山只是被人記憶的名字而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工作者了！

無限的辛酸，何庸我多言。

侯松謹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尾之戰時生產局

目次

周序	一
宗教	一
原始的儒，儒家，儒教	二
醫學與道教	三
宗教底婦女觀	三
文物	四
大中磬刻文時代管見	四
清代文考制度	五
香港考古述略	五
禮俗與民生	六
貓乘	〇
語文	一
中國文字底命運	二

青年節對青年講話……………	一三六
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……………	一四三
國粹與國學……………	一五〇
中國文字底將來……………	一七〇

國粹與國學

宗教

原始的儒，儒家，與儒教

在原始社會中，凡長於一技，精於一藝底人，他必定爲那羣衆所敬重。因爲他能辦羣衆所不能底事，所以他在那社會中底地位最高，且具有治人底能力。在草昧時代，人民最怕的是自然界一切的勢力，疾風，迅雷，景星，慶雲，乃至山崩，河決，無一不是他們所畏怖底。他們必要藉着「前知」或「祈禳」底方法來豫防，或解救那一切的災害。然而「前知」「祈禳」底事不是人人能辦底，在一個團體中至多不過是三五個人而已。這樣具超常人能力底人，必能制度，創物。這等人在中國古代，高明者爲「聖人」，次者也不失爲「君子」。但無論是聖人也罷，君子也能，他們底地位即是巫祝，是宰官，或者也是君王。女媧煉石，神農嘗藥，蚩尤作霧，史皇（蒼頡）制書等等，都是聖人能作物底；同時，他們是君主。（史書多說蚩尤好

亂喜兵，少說到他底好處，可是他也不定是很暴虐的人。他也是個儒者，管子五行『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；得大常而察於地利；得奢龍而辯於東方；得祝融而辯於南方；得大封而辯於西方；得后土而辯於北方。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，神明至。』看來蚩尤還是一位助人君知天時底人哪。時代越下，依聖人曾經創作底事物而創作底人越多，「聖人」「君子」底尊號，當然不能像雨點一般，盡落在這些不發明而制物底人底頭上，於是古人另給他們一個名子叫做「儒」。

「儒」這個字，說文解作「術士」。依這兩個字底解釋，是辦事有方法底人底意思。「術」說文解作「邑中道」，廣雅解作「道」。「術」「道」相通，可見「術士」即是「道士」。（從制字底本諠說，「儒」從人需，「需」易象說是「雲上於天」。序卦說是「飲食之道」。由說前是天地之道，而後說是人道，那就是說，儒是明三才之道底人。這個意思，漢朝的揚雄給他立個定義說：『通天，地，人，曰儒。』（法言君子篇。）最初的儒——術士——都是知天文，識早潦底，他底職分近於巫祝，能以樂舞降神。他是巫官，是樂官，又是教官，虞書載舜命夔典樂教胥子，以諧神人，即是此意。其後衍為司樂之官，『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國之學政，使有道有德者教國之子弟，死則為樂祖，祭於瞽宗』（周禮大同樂文）。儒者皆以誨人為職志，其淵源未必不在於此。怎麼說最先他也不過是巫覡瞽矇一流人呢？古人以衣冠為章身序官之具，因其形式辨別那人底職分，儒者所戴底帽子名「術氏冠」，又名「圓冠」，圓冠是以鵠

（翠鳥）羽裝飾底帽子，用來舞旱暵求雨底。莊子田子方有一段話說，「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；履句屨者知地形；緩佩決者事至而斷。」可見周代底儒，雖不必盡爲舞師之事，而他底衣冠仍然有著先代底制度，使人一見就可以理會他是「通天地人底人」。（參看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。）又詩傳所謂「建邦能命龜；田能施命；作器能銘；使能造命；登高能賦；師旅能誓；山川能說；喪紀能誄；祭祀能語；君子能此九者，可謂有德音，可以爲大夫。」這九能中，巫祝之事佔了一大半，然而不失其爲大夫，君子。

儒者既爲術士的統稱，所以凡有一技一藝之長對於所事能夠明了，熟練，和有法術能教人底都可以稱爲儒，儒爲術士。故「教之以事，而論諸德者」爲師，（文王世子文。）「有六藝以教民者」爲保，保就是儒。「藝」，「術」，「道」三字，在典籍中幾成爲儒者底專賣品。天官大宰職說「儒以道得民」；地官保氏職說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。」這底「道」，是技術材藝底道。晏子春秋內篇第五說，「燕之游士，有泯子午者，南見晏子於齊，言有文章，術有條理，且可以補國，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」。又呂氏春秋博志，「孔，墨，甯越，皆布衣之士也，慮於天下，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。」我們可以看出泯子午所有底是補國益身底法術；孔，墨，甯越所學底是先王底經術。「法術」「經術」都是儒者底職志，是聖人所務底。禮記鄉飲酒義說「古之學術道者，將以得身也，是故聖人，務焉。」「極道」就是藝術。到這裏，我們不能不略講一點「藝」底意思。

保氏所教底是藝。漢書儒林傳『古之儒者，博學廣六藝之文。六學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聖所以明天道，正人倫，致至治之成法也。』明六藝是先聖致治底道術，是世儒所習所教底。六藝是政教學藝底基礎，自來就有今文古文兩派說法。主這說底爲『純乎明理』爲今文六藝；『兼詳紀事』爲古文六藝。此外還有保氏所教底六藝——禮，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。大戴禮有『小藝』『大藝』底分別，故此，我以爲六藝可以分爲小學六藝和大學六藝。小學六藝是小藝，就是童子八歲出外就舍所學底，五禮，六樂，五射，五馭，六書，九數。大學六藝是大藝，即所謂六經，是束髮時在大學所學底，易，書，詩，禮，樂，春秋。不過大學所習底大藝古時只有四樣，王制

『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詩，書，禮，樂，以造士。』

莊子天下篇也說：

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。六通，四辟，大小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，史尙多有之。其在於詩，書，禮，樂者，鄒魯之士，晉紳先生多能明之。詩以道志；書以道事；禮以道行；樂以道和；易以道陰陽；春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，時或稱而道之。

這裏明明有大小藝的分別，『其明在數度』即是先聖遺留下來，揖讓升降；舞勺，誦詩；

白矢，連參；諸聲，轉注；鳴鸞，逐禽；均輸，方程，等等技藝底成法，所謂『六通』，是通於此；世人所傳，也是傳此。至於載於竹帛底詩，書，禮，樂，是古聖政事，典章，學術，名理之所從出，要辟這四藝非入大學不成，故只爲鄒魯一部分底士，和縉紳先生所能明。道陰陽底易，和道名分底春秋，本不在大學六藝之列，也許因爲這兩樣是卜史所專掌，需要在官然後學習底緣故。韓宣子觀書於魯大史氏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（見左昭公二年傳。這時孔子十一歲。）孔子晚年才學易，刪定春秋，足見這兩書不藏於鬻宮，孔子在大成之年也未必獵涉過底。

凡是一種理想，都是由許多成法擠出來底。六藝既是先王經世底成跡，那鑽研經術底儒生在習誦之餘，必要揣摩其中的道理。於是在六藝中抽出一個經緯天下底『道』，而『道』『藝』底判別，就越來越遠了。這個『道』是從六經產出，是九流百家所同宗底。所以不習六藝所產底『道術』觀念就不能觀九家之言，便不能明白儒家底淵源。百家所持，原來只有從六藝產出底一個『道』字，這個『道』本不專爲一家，乃是一個玄名，自劉向以後，始以老莊之說爲道家，漢志說『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』，其實古代神政，能誦習典冊底，也只有祝史之流，正不必到衰周王官失守，然後流爲一家之言。且在官者皆習六藝，各家底思维也是趨於大同，也是『達道不遠』底。

『道』是什麼意思呢？說起來，又是一篇大文章，我只能將他底大意提些出來和儒家所主底比較一下而已。道只是宇宙間惟一不易的根源，是無量事物之所從出底。韓非解老篇，『道

者，萬物之所然也；萬理之所稽也。『莊子天下篇說，『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曰無乎不在。』又在宥篇說，『一而不可不易者，道也。』中庸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』易說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』又說『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』這陰陽，柔剛，仁義之道，是一般術士所傳習底。所以道家主柔弱，說『致虛極，守靜篤』，而『儒』訓爲『柔』。道主『無爲』，而孔子說『無爲而治天下其舜也歟？夫何爲哉？』恭己正南面而已。』道推原於天，如天道篇說：『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，而道德次之。道德已明，而美次之。……以此事上，以此畜下，以此治物，以此修身。知謀不用，必歸於天，此之謂太平，治之至也。』而儒以順陰陽爲職志，故祭義說，『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，立以爲易。易抱龜南面，天子卷冕北面，雖有明知之心，必斷其志焉，示不敢專，以尊天也。』易是中國最古的書，是六藝之祖，百家，尤其以道家底思想都從這裏出發底。孔子所修底道，多在實用方面，故說『修道以俟天下。』而他底行教目的也是要這經緯六合之『道』同流底。看他所說『吾道一以貫』和『志于道，據于德，依于仁，遊于藝』，四個大教義，也可以理會得道儒之分別。

我們既然知道，「藝」，「術」，「道」，是一般儒士所常道底，儒不過是學道人底名稱，而後人多以儒爲宗師仲尼底人。這是因爲孔子和他底門人自己認定他們是儒底正友，是以道藝教鄉里底。孔子對子夏說『女爲「君子儒」；無爲「小人儒」。』因爲子夏當時設教，夫子告

以儒之道，教他要做識大體而可大受底「君子儒」。此後社會上就把儒這個字來做學「孔子道」底人底專名（見淮南俶真訓「儒墨」注。）原來在孔子以後不久，這字底意義就狹窄了。孟子自己說他底道理是儒，而墨者夷子亦稱孟子所傳爲「儒者之道」（參見滕文公上，盡心下）。儒既成爲學「孔子道」底專名，所以漢志說，「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順陰陽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；留意於仁義之際。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。於道爲最高。」又應劭風俗通說「儒，區也。言其區別古今，居則翫聖哲之詞，動則行典籍之道。稽先王之制，立當時之事，此通儒也。若能納而不能出，能言而不能行，誦誦而已，無能往來，此俗儒也。」訓儒爲「區」，明其對於道與諸家有不同的地方。這和猶太教中一部分持律底人自以爲「法利賽」底意思相仿。至於「通儒」，「俗儒」，仍是孔子「君子儒」，「小人儒」底意思。

儒這個名字，怎樣到孔子以後就變爲一種特殊的教義呢？這有三個緣故。

一，當時社會底光景，使他成爲一家之說。要知道孔子正生於「天下無道」底時代，他對於當時的人民要積極地在思想和行爲方面去救度他們。他對於邪說，橫議，要用「正名」底方法去矯正。要爲他們立一個是非底標準，故因魯史而寄他「正分名」，「寓褒貶」底大意思。孟子發明孔子作春秋底意思說「孔子成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」又說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，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」也。其事則齊桓，晉文；其文則史。孔子

曰，「其義，則丘竊取之矣。」孔子用這個方法，本來是很好的，因為人都願意留個好名聲在史冊上，若個人的善惡行為在史冊上都有一定的書法，實在可以使「亂臣賊子懼」。我見這個比輿論更有勢力。

二，他要實行他師儒之職，以道德教人。道德不是空洞的，是要舉出些人來做榜樣底。所以他所立底標準人物是古代的「聖人」，『君子』。他要『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』，可見還是行着師保之職，只以先聖底道藝教人。漢志說儒家蓋出於司徒之官，這『蓋』字用得很好，因為儒者都以教學為職志如司徒底屬官一般，儒者既是『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』，故凡事必師古；從典籍上傳來底成法，都要學底。『子所雅言；詩，書，藝，禮。』為重先王之典訓，故『正言其音』，也是為學底方法。

三，他對於政教底理想是偏重『書的』。胡適說孔子對於改良社會國家底下手方法全在一部易經。但『易的思想』，是士君子意識中所共有；在百家中沒有一家不歸根於易底。我以為儒所以能成爲一家；是出於孔子底『書的意思』。就是他所解說底易經也是本着這個去解釋底。尚書即所謂古昔聖賢底典型，孔子說到政事或他的理想底時候，少有不引他來做佐證，或攝取其中的意思說出來。

（甲）孔子第一個理想是「孝友」，看為政載：
或謂孔子曰，「子奚不為政」！

子曰：『書云，「孝乎惟孝！友於兄弟，施於有政。」（逸書。東晉僞古文采入君陳。）是亦爲政。奚其爲爲政？』

孔子這段逸書，意思說政治的根本是在「孝於父母，友於兄弟」。因爲孝友是齊家底要政，孝弟既「不好犯上」，那也就「不好作亂」了。所以孝弟之道明，則天下後世底「亂臣賊子」無所養成。

孔子底孝說，也是託於尙書底。孝是儒教底重要教義，也是要入儒教團體（做聖人之徒）底人所當履行底。儒者看父母像天神一般地不可侵犯，在生時固然要盡孝盡敬，死後也不許你一下就把他們搬在腦後，要終身追慕他們，——形式上要行三年底喪服。這三年喪服底觀念也是出於尙書底。說命載『王宅夏，亮陰三祀。既免喪，其惟弗言。』引起子張底問（文在憲問）。以後孟子更伸引堯典『二十人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蜜八音』（見萬章，原文今入舜典。伏生尙書原只堯典一篇，無「粵若稽古帝舜」二十字，至齊建武年始誤分爲二篇）底話，歷說舜禹，行三年之喪底事實。

三年之喪是否儒家，「託古改制」底一例，自來就是一個疑問。毛奇齡臆言有一段很可以幫助我們。

『滕文公問孟子，始定爲三年之喪，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之喪乎？若然，則齊宣欲短喪，何歟？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亦不行，吾先君亦不行，則是魯周公伯禽，滕叔繡並無一行

三年之喪者。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，夫子曰「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」，遂疑子張此問，夫子此答，其周制當無此事可知。何則？子張以高宗爲創見，而夫子又言「古之人」，其非今制昭然也。及讀周書康王之誥，成王崩，方九日，康王遂卽位，冕服出命令諸諸侯，與「三年不言」絕不相同。然猶曰，此天子事耳。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卽位，改服命官，而通列國盟戒之事，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，引「三年不言」爲訓，而滕文奉行。卽又曰「五月居廬，未有命戒」，是皆商以前之制，並非周制。周公所制禮，並未有此，故侃侃然曰，周公不行，叔繡不行，悖先祖，違授受，歷歷有辭，而世讀其書，而通不察也。蓋其云「定三年之喪」，謂定三年之喪制也。然則，孟子何以使行商制？曰，使滕行助法，亦商制也。」

看來，「三年之喪」是儒家「好古敏求」底事實，大概古來只行於王侯輩，不過儒家把他推行到士庶身上，爲底要「民德歸厚」罷了。

(乙) 孔子第二個理想是法天。秦伯載：夫子讚美堯底話說：『大哉，堯之爲君也，巍巍乎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』這是發明堯典『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時』底意思。以後他在易繫詞上說，『古者，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。』又說，『黃帝，堯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乾坤。』又堯曰全章，（「堯曰」至「公則說」，是一篇論語後序。論語自微子說夫子之言已訖，故子張問皆記弟子之言。至此更

集夫子遺語遺意綴於冊末，以爲後序。可惜文字脫佚不少，後人遂把子張問併在裏頭。「子張問」以下古原分別爲篇，因書成後，才得着，故附於後序之後。）是總結孔子政教思想底全部底，我們看在這零篇斷簡中，出於典，謨，誥，範，底也不爲少。

（丙）第三是孔子底「富教主義」，洪範所陳第九疇底五福——壽，富，康寧，攸好德，考終命——是一個具足生活順序底理想。說人先要多壽（健全的生命）然後能享諸福。既有了生命，不可不有資生底財祿。既有財祿，當使之身心沒有疾病，憂患。衣食既足，身心既健，然後教之，使好好德。這個理想變成孔子底話，看顏淵。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『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』

又子路有一段，也可以說明這個意思。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『庶矣哉！』

冉有曰：『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』

子曰：『富之。』

曰：『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』

曰：『教之。』

（丁）第四孔子底「禮樂主義」也是出於尚書底。禮樂是陶冶品性，養成道德習慣底利器。我們藉着禮樂可以調節身心，更能發展我們道德意識的習慣。所以要調節底原由，是因從天